

特斯拉，自身打造的超人

(Self-Made Superman)

By James J. O'Neill

(译自作者的《The Prodigal Genius-Tesla》一书的第四部分)

正是在 1892 年至 1894 年这段时间里，特斯拉最忙的是用高频和高电位电流进行实验，他才有时间认真思考另一种类型的问题，即物质和能量，并由此得出了他所说的新的物理原理。至此，他已发展到能够提出新的引力动力学理论的地步。

虽然这一原则指导了他的大部分思想，但他直到他生命接近尾声才发表有关这一原则的声明。然而，已经披露的情况却让这一点愈发明显：特斯拉认为他的理论完全不符合相对论，也不符合关于原子结构和物质与能量相互转化的现代理论。特斯拉不断地攻击爱因斯坦工作的正确性；直到他死前两三年，他一直嘲笑能量可以从物质中获得的信念。

这些对立是最不幸的，因为它们使特斯拉与现代实验物理学相冲突。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特斯拉无疑可以坚持他的原则，并解释它，使之不与现代

理论相抵触。这种对立可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科学上的不一致。

特斯拉对他的原则和理论所作的唯一陈述，是他准备在移民福利研究所（1938年5月12日）发表的演讲。他在信中说：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1893年和1894年），我很幸运地发现了两个意义深远的发现。第一个是引力的动态理论，我已经研究过了，但我希望很快就能把它提供给世界。它如此令人满意地解释了这种力量的原因以及在其影响下天体的运动，从而结束了诸如弯曲空间的空想和错误概念…。

只有力场的存在才能解释所观察到的物体的运动，而且它的假设不需要空间曲率。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文献都是徒劳的，注定要被遗忘。所有解释宇宙运行的尝试都是如此，而没有认识到以太的存在及其在现象中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的第二个发现是最重要的物理事实。由于我用六种以上的语言搜索了整个科学记录很长一段时间，却没有找到一点预期，我认为自己是这个真理的最初发现者，这个真理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除了从环境中获得的能量外，物质中没有能量。

在我79岁生日那天，我简短地提到了它，但从那时起，它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变得更加清楚了。它严格

适用于分子和原子，适用于最大的天体，也适用于宇宙中从形成到最终解体的任何阶段的所有物质。

特斯拉对相对论和现代理论的态度是僵硬的。如果他在本世纪初发表了他的万有引力原理和理论，那么毫无疑问，它会得到非常认真的考虑，也许会得到普遍的接受，尽管在不了解他的假设的情况下，很难做出明智的推测。如果出版，它可能会对爱因斯坦的思想产生一些影响。特斯拉提到的解释行星运动所必需的力场，可能是他对消除以太需求的贡献，而以太的需求是由爱因斯坦的理论所完成的。这两种理论可能已经合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两个天才的思想和谐发展。

在后一种情况下，特斯拉很可能已经形成了他的思想，他认为除了从环境中获得的能量外，物质中没有其他能量，而现代观点认为，所有物质都是由能量构成的，而能量是可以转换的，因为当物质被转换成能量时，能量从粒子形成的地方返回到环境中。

在特斯拉的态度中似乎有一种挫败感，而这种挫败感，本可以通过他的理论的早期出版来解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特斯拉强大的智力和他解决问题的奇特能力将可以带到原子物理学的问题上，反过来，他还会在其领域上应用新知识，从而获得巨大好处。

特斯拉能够产生非常高的电压，这将对“粉碎原子”的任务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即使是今天，其他科学家也在努力产生 500 万伏特的电流，而四十年前，特斯拉已经产生了 13500 万伏特的电压。

特斯拉的原理与由行星电子包围的复杂小原子核组成的原子图景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性在特斯拉的头脑中更为凸显，与其在自然界中的存在表现不同。这使得他与所有科学发展产生了一种对立，并导致他走向与所有科学发展的路径相对立状态，后者则是致力于发展一种与台球的图像不相同的原子模型，并在 18 世纪已很流行。对他来说，一个被击穿的原子，就像一个台球被击穿一样。

然而，对特斯拉来说，电子却是真实存在。他认为电子是一种亚原子，是物质的第四种状态，正如发

现它的威廉·克鲁克斯爵士 (Sir William Crookes) 所发现的那样。特斯拉把电子想象成与原子有关，但不是原子的一部分。原子所带的电荷与电子完全不同。对特斯拉来说，电能就是流体，其衰减程度要超过任何一种已知的物质，因此，电能本身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不依赖于物质。电子之所以可以充电，原因在于电子表面覆盖了一层电能，电子可以覆盖多层，让电子带来多重的电荷，也都可以加以消散。这些说法与特斯拉半个世纪前发表的类似。

另一方面，根据现代理论，电子的带电特性，称之为电荷，是一种固有的特性，它是围绕一个点结晶的能量，这个点赋予了电子存在，而电子是构成原子的粒子，或能量单位之一。

在讨论科学家们在原子物理学领域的文章时，特斯拉会表达他的抗议，认为他们的理论站不住脚，认为这些说法没有根据；他特别强调地发问，在何种能量的实验中，记录有原子的发射。

“原子能是一种幻觉，”他经常宣称。他提供了几份书面陈述，其中他说，以他几百万伏特的电流，

他无数次地粉碎了数亿个原子，他知道这个过程没有伴随能量的释放。

有一次，特斯拉严厉地责怪我没有发表他的声明。我回答说：“为了保护你的名誉，我扣留了它们。你能坚持始终固然很好，但你没有必要坚持你年轻时所持有的理论。我相信，在你内心深处，你持有与其他领域科学发展相协调的新理论，但因为你不同意和攻击了一些现代理论，你觉得你必须坚持并攻击它们。我确信，在你的死亡射线装置的发展过程中，你的思维遵循了原子结构、物质和能量性质的现代理论。”

特斯拉于是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他对别人为他做的努力有非常明确的想法。这次谈话发生在 1935 年左右，我有好几个月没有他的消息了。然而，我注意到，在他后来的谈话中，他对现代理论的教条性大大降低了，几年后，他说他正在计划一种仪器，这将使对现代原子结构理论的明确测试成为可能，期望他的新能源系统和能量束能比当时物理学家使用的任何装置更有效地释放原子能。

最后，他赞同人类将能够击穿、转化、创造或摧毁原子以及控制大量能量的信念，并对这一主题充满诗意。他把人类对原子和能量的控制扩展到宇宙的范围，并看到他根据我们的欲望塑造宇宙。在一篇未发表的题为“人类最大的成就 (Man' s Greatest Achievement)”的文章中，他写道：

在充分发展的人身上，有一种神秘、难以捉摸和不可抗拒的欲望：模仿自然，创造自己所感知的奇迹。在这项任务的启发下，他搜索、发现、发明、设计、建造，并用他出生时的星辰的纪念碑来覆盖，显得既美丽、壮观，又令人敬畏。他下到地球的内部，把它隐藏的宝藏带出来，把巨大的、被囚禁的能量开发出来，供其使用（*YJY 注：这是特斯拉“陆地导体理论”*）。他侵入了海洋的黑暗深处和天空的蔚蓝区域。他凝视着分子结构最深处的角落和凹处，把无限遥远的世界暴露在他的视线中。他制服了普罗米修斯凶猛、毁灭性的火花，瀑布、风和潮汐的巨大力量，并使之服务与人类。他驯服了宙斯的霹雳，让时空不再成为

障碍。他使大太阳成为顺从的奴隶。他的能量和能力，就在于，只要他一发声，就地震山摇。

对于这个从呼吸中诞生的怪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他的组织虽然易于腐烂，却不会腐朽，他的力量既可怕，又神圣？他最终会施展什么魔法？他最大的功绩是什么？他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很久以前，他认识到所有可感知的物质都来自于一种原始物质，或一种超越概念的脆弱性，充满了所有的空间，即梵文说的空间 Akasa，或者说发光的以太，它是由赋予生命的普拉纳（Prana-能量），或创造的力量所作用的，在永无止境的循环中召唤着所有的事物和现象存在。最初物质，被抛进以惊人速度旋转的无穷小的漩涡中，变成了物质；力消退去了，运动停止了，物质消失了，回复到最初物质。

人类能控制自然界中最宏伟、最令人敬畏的进程吗？特斯拉能不能利用自然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力，并按照他的吩咐去履行自然界的所有职能，更进一步，能不能仅依靠他的意志来运作？

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将拥有几乎无限的超自然力量。在他的指挥下，只要他稍加努力，旧世界就会消失，新世界就会出现。他可以修复、巩固和保存他想象中的虚幻的形状，包括他梦想中转瞬即逝的幻象。他可以用具体的、不朽的形式，在任何尺度上把他的思想转变为创造。他可以改变这个星球的大小，控制它的季节，引导它沿着他可能选择的任何路径穿越宇宙深处。他可能导致行星碰撞，产生太阳和恒星，产生热量和光。他可以创造和发展各种形式的生命。

物质的创造和消灭，如果都将按自己的愿望的形式聚集和发生，将是人类心灵力量的最高表现，是人类对物质世界最彻底的胜利，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成就，它将把人类置于造物主的身边，使他完成自己的最终命运。

80多岁的特斯拉仍然有超人情结的表现，而且比20多岁时的规模更为精细。在他早期的梦中，他的幻象是陆地上发生，但在后来的生活中，这一切又扩展到了整个宇宙。

然而，即使在宇宙尺度上，特斯拉也谈到物质和能量。根据他的推理，这两个实体足以解释所有观察到的现象，这种情况不利于任何新机构的发现。

古代世界的文明对电和磁都一无所知；单一力的实体这两个阶段的受控表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明和新的文化生活观念，也拓宽了生活领域的视野。我们没有理由不期待新的力量的发现，这种力与电的区别就如同电与空气的风和海洋的浪一样。如果对生命现象的种种不当解释都感到满意，并加以接受的话，包括对已知力量的过度扩展，那么，这条道路就接近于发现未知力量，同时也开了辟新的知识领域。这是上个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科学自身带来的局限；而特斯拉的哲学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晚年很难再度塑造起来。

大多数人大脑中的记忆部门就像办公室的文件系统，如同秩序良好的垃圾场，用来存放所有的东西，旨在以后能找到相应的文件。特斯拉的记忆力很惊人，对一页纸的快速阅读，他就如同有了永久的记录；他总能在眼前回忆起阅读过的照片的记录，并能在方便

的时候用来学习。对特斯拉来说，这一研究过程与普通人是截然不同的。他不需要参考图书馆；他可以在脑子里查阅他读过的任何教科书的任何一页、任何公式、方程式或对数表中的任何条目，这些都会在他眼前闪现而出。他能背诵几十本书，完全凭记忆。这使研究工作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他这种奇怪的视觉能力是超常的，但完全是自然的，可能是由于他大脑中具有一种结构特征，为大脑半球记忆和视觉区域之间的直接沟通提供了渠道。这给他带来了非常有用的崭新感觉。

人脑由左右两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在某个时段都是一个完整的大脑；两部分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工作。大脑中有许多层与表面平行，每一层都由复杂的神经纤维连接在一起，就像是把洋葱层缝合在一起的线。外层似乎与我们的意识直接相关。表面被划分成专门的区域。每个半球的中段都有一条带状物，从大脑顶部的耳朵到耳朵，专门用于感觉，这里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等感觉能力的独立区域，而附近是身体各部分运动或肌肉活动的区域。大脑的后叶似乎是记忆

的家园，而前叶则是一些更高级的整合能力，我们还不清楚它的本质到底如何。

在正常的视觉过程中，眼睛在视网膜上形成一个物体的图像，在眼球背面形成一个屏幕。视网膜上有成千上万的神经末梢，这些神经末梢像芦笋的茎一样排列在一起。尖端有感光过程，当光线照射其中任何一个尖端时，它通过视神经向大脑传送一个信号，记录为大脑每半部分视区的视觉反应。通过所有神经末梢的合作，所看到的完整图像得以传播。那么，真正的视觉是在大脑而不是眼睛中完成的。当一个物体被大脑看到时，视觉体验的记录会从大脑的视觉区域传送到大脑后部的记忆中心；类似的记录也会被所有其他感觉中心传送。通常这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刺激沿着记忆的方向进行，没有任何东西回到感觉区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大脑中的感觉区域会不断地重现旧的体验，并将它们与新的体验混合在一起，造成令人讨厌的混乱状态。

记忆区包含了我们所有感官体验的完整记录。在我们的思维过程中，我们使用一些多数还没理解的机

制将存储在记忆区域中的项目连接起来，从而产生有用的组合或关系，或者换句话说，产生新的想法。记忆似乎在潜意识层面上起作用，但我们似乎能够激活纤维，这些纤维在正确的位置到达所需的层次，将记忆层面与意识层面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忆起过去的经历，但这种记忆的经历与最初的视觉体验大不相同，最初记忆记录就是从视觉体验中产生的。

然而，如果在这个记忆过程中，连接大脑视觉区域和记忆区域的神经纤维被激活，那么我们将通过视觉的锐利过程再次看到导致我们试图回忆的记忆记录的物体。

创造性思维的行为，似乎包括将两个或多个感官经验的记忆记录组合成一个具有在组成部分中不明显的全新特征的组合。如果刚才提到的神经连接是与视觉区域双向操作的，那么我们将能够看到新的创造物，就好像它是眼睛看到的真正存在的物体一样，尽管整个操作仅限于在大脑里发生。

这个过程假设发生在特斯拉的大脑中，给了他比普通人更大的创造力。我们可以不可以把这想象为大自然的一项新发明，并通过特斯拉来进行检验？

特斯拉本人从未理解这种奇怪能力背后的神经或生理过程。对他来说，在他面前看到他创作思想的主题是一种绝对真实的体验。他认为，他所看到的东西的图像是从大脑沿视神经传回眼睛的，它以图像的形式存在于视网膜上，在视网膜上，通过某种适当的方式，它可以被其他人看到，或者通过电视上使用的适当放大装置，它可以投射到屏幕上。他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装置。

特斯拉在 1921 年 4 月的《美国杂志 (American Magazine) 》上以 “让你的想象力为你工作 (Making Your Imagination Work for You) ” 为题发表的对 M.K.怀斯哈特 (M. K. Wisheart) 的采访中描述了他与这个奇怪的教师的经历。他说：

在我的孩提时代，由于图像的出现，我遭受了一种特殊的痛苦，通常伴随着强烈的闪光。当一个词被说出时，被指定的物体的形象会如此生动地呈现在我

的眼前，以至于我无法分辨我所看到的是真还是假…。即使我伸出手来，穿过它，图像仍会固定在空间中。

为了让自己从这些痛苦的表象中解脱出来，我试着把我的思想集中在我所目睹的一些平静的场景上。这会让我暂时松一口气；但当我做了两三次之后，补救措施就会开始失去效力。然后，我开始在我真实知识的小世界之外进行心理旅行。日日夜夜，都在想象中，我去旅行，看到了新的地方，城市，国家，所有的时间，我努力使这些想象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非常敏锐和清晰。我想象自己生活在从未见过的国家里，我结交了一些想象中的朋友，他们对我很好，而且看起来很有活力。

我一直这样做，直到17岁，当我的思考极大地转向考虑发明。然后，令我高兴的是，我发现我可以用最棒的设备想象。我不需要模型、图画或实验。我可以在脑海里想象它们…。

通过这种视觉化的能力，这正是我在孩提时代努力摆脱烦恼的形象中学会到的，我相信，我已经进化出一种新的方法来实现创造性的想法和概念。无论是发明家、商人还是艺术家，这种方法对任何有想象力的人都是非常有用的。

有些人，当他们要建造一个装置，或者一件作品，以用来表演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准备就匆匆忙忙地去

做，然后立刻专注于细节，而不是中心思想。他们可能会有所结果，但会牺牲质量。

这里，简单地说，是我自己的方法：在具有发明一件特别的东西的欲望之后，我可能会在脑海里将这个想法继续数月或数年。每当我想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在我的想象中游荡，不经深思熟虑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潜伏期。

接下来是一段时间的直接努力。我会仔细地选择这个问题的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我在持续考虑，并逐渐集中精力在一个狭窄的调查领域。现在，当我有意识地思考这个问题的具体特征时，我可能会开始觉得我将得到解决方案。最妙的是，如果我真的有这种感觉，那么我知道我真的解决了问题，我会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就像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样令人信服。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阶段，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在我的潜意识里，尽管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会有意识地意识到。

在我把草图写在纸上之前，整个想法都是在脑子里想出来的。在我看来，我改变了结构，做了改进，甚至操作了设备。不用画草图，我就可以把所有零件的尺寸给工人，完成后，所有这些零件都会很吻合，就像我画了真正的图纸一样。对我来说，是在脑子里运行机器，还是在店里测试机器，都无关紧要。

我以这种方式构思出来的发明总是奏效的。三十年来没有一个例外。我的第一台电机，真空管无线灯，涡轮发动机和许多其他设备都是用这种方式开发的。

特斯拉相信，他在 1893 年 3 月在圣路易斯召开的全国电灯协会大会上宣布发现无线电时，他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所作的一些陈述表明，他的大脑视觉化过程将图像带到了眼睛的后面。这些关于视觉的陈述与演讲的主题没有关系，他插话的事实表明，他对这种奇异力量的体验对他的创造性思维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他说：

这可以被视为一个事实，眼睛的作用是理论的暗示，对于每一个外部的印象，也就是对视网膜上产生的每一个图像，视觉神经的末端，在将印象传递给大脑时，必须处于一种特殊的压力或振动状态。现在看来，当一幅图像被思想的力量所唤起时，一种明显的反射作用，无论多么微弱，都会施加在视觉神经的某些端部，从而施加在视网膜上，这是不可能的。当被思维或反射行为干扰时，借助于某种光学或其他敏感的手段来分析视网膜的状况，从而对其状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是否在人类的能力范围内？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精确地阅读自己的思考的问题，就像阅读一本公开的书上的文字一样，其问题的难度远在物理

科学领域中正在进行中的许多问题之下，对解决问题这些方式，大多数科学家都是相信的，要不也是隐含地相信的。

赫尔姆霍兹已经证明了眼底本身是发光的，他能够在完全黑暗中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手臂的动作。这是科学史上最杰出的实验之一，可能只有少数人能令人满意地重复，因为眼睛的亮度很可能与大脑的不寻常活动和巨大的想象力有关。想象力曾经是，如今就是大脑活动的荧光屏。

另一个与这个主题有关的事实，可能已经被许多人注意到了，因为它用通俗的表达方式表述的，但我想不起来，我发现作为观察的一个积极结果而被记录下来的是，有时，当一个突然的想法或形象出现在智者面前，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眼睛也会产生一种令人痛苦的发光感觉。

四十年后，特斯拉仍然对将思想拍摄成照片记录下来的可能性深感兴趣。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即思维过程记录在视网膜上，那么就有可能将屏幕上显示的东西拍摄到眼睛上，并投射出放大的图像。

特斯拉关于他奇异的视觉能力和在视网膜上找到相应图像的可能性的推理没有任何不合逻辑的地方。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有一个很明显的可能性，就像他的情况一样，反射弧可能已经从大脑延伸到视网膜；但是没有反射弧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他有能力让别人相信他的实验，他就能在一个眼科医生的实验室里进行一些简单的测试，这就给了他一些明确的实验证据来支持或处理他的理论，对摄影思维图像这种理论而言就是如此。

大约 1920 年，特斯拉准备了一份声明，尽管他从未发表过，他宣称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An Astounding Discovery）”。它包含了一些他称之为“宇宙”的因素；但所呈现的情景与海蒂巫术（voodoo in Hayti）的实践者-以及人类其他不受智力影响的种种现象-均颇为相似，并会得到完美的结果理解。因为特斯拉，一个最文明的人，可以把这个概念加以进化，从而使其他超文化的个人或群体可以发现其行为的原因，并与他们的想法和经验相协调。

然而，它涉及到这样一种情况：无灵魂的“物质和能量”自动机（我们已经看到特斯拉将人类贬为这种状态）能够道德价值观做出判断，并像主持道德法庭的教皇一样，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

以下是特斯拉对他的“惊人发现”的描述：

虽然我没有获得任何证据来支持心理学家和唯心论者的争论，但我已经完全满意地证明了生活的自动性，其路径不仅包括对个人行为的持续观察，而且更确切地说，还包括某些概括。我认为这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时刻，我将简要地谈谈这个发现。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惊人的事实，但多年来，我把我所注意到的仅仅解释为巧合。也就是说，每当我自己或我所依附的人，或我所致力的事，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受到他人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最普遍地被描述为最不公平的想象，我就经历了一种奇异的、无法解释的痛苦，因为没有更好的术语来表达，我就将其称之为“宇宙的（结果）”，“不久之后，也不会变动，那些造成这场灾难的人陷入了悲痛之中。这样的情形发生多次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些朋友，他们有机会使自己相信我逐渐形成的这一理论的真确性，这一理论可以用下面的话来阐述。

我们的身体结构彼此相似，受到同样的外部影响。这一结果，与我们一般的社会反应和协调是很相像的，也正是我们的社会规则和法律所依据的基础。我们是完全由介质力控制的自动机，像软木塞一样在水面上摇晃，却把外界的冲击力的结果误认为是自由意志。

我们所做的动作无不都是生命的保护剂，虽然看起来彼此相当独立，但我们之间却有着无形的联系。只要有机体处于完美的状态，它就能够在准确地对刺激它的因素做出相应的反应，一旦任何个体出现某种紊乱，其自我保护的能力就会受到损害。

当然，每个人都明白，如果一个人失聪、视力减弱或四肢受伤，他继续生存的机会就会减少。但这也是事实，也许更确切地说，大脑中的某些缺陷，或多或少地剥夺了自动机的重要品质，并导致他坠入毁灭。

一个非常敏感、观察力强的生物，其高度发达的机械装置完好无损，并根据环境的变化精确地行动，被赋予了一种超越机械的感觉，使他能够逃避那些虽然极为微妙而无法直接察觉的危险。当他接触到其他有严重缺陷的人的控制器官时，这种感觉就自我断定，他感受到了“宇宙”的痛苦。

这方面的真理已经在数百个例子中得到了证实，我邀请其他自然学科的学生关注这一问题，相信通过共同和系统的努力，将取得对世界不可估量的价值的结果。

特斯拉对自己的亲密经历很少与别人交流，这无疑剥夺了世界上许多有趣的故事。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不正常的个体，属于一种有所谓“心灵体验”的类型。他极力否认自己曾经有过这种体验；但他有经历的相关事件，显然属于心灵范畴。他似乎担心，承认通灵体验会使他被误解为支持唯心论，或认为生命中除了物质和能量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在运作的理论。

每当有人问他人生哲学时，他都会阐述这个理论，即人体是一个对外力作出反应的肉体机器。

一天晚上，在纽约，当特斯拉和作者坐在克林顿州长酒店（Hotel Governor Clinton）的大厅里时，这位发明家讨论了他的肉体机器的理论。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唯物主义哲学。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是由那些在试管中识别出来并在天平上称重的东西组成。我们仅仅具有那些从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原子那里获得的性质。依据我们的经验，那称之为生命的东西，乃是组成身体的原子对环境外力做出反应的复杂混合物。

这样一种哲学具有表述简单、简洁的优点；提出这样的见解并不难，对提出者而言，也具有作出反应的积极性。不仅如此，还将其态度转变为一种教条主义，在这种教条主义中，着重表达的意见常常与事实证据相混淆，甚至取而代之。

“对你的理论，我一个字也不相信。”我回答特斯拉的解释，“感谢上帝，我相信你一点也不相信。我有最有力的证据证明你的理论是完全不充分的，乃是特斯拉的存在。根据你的理论我们不可能有特斯拉。特斯拉拥有创造性的头脑，他取得的成就，让他高高在上。如果你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这些人，要么都是特斯拉这样的天才，要么都是生活你描述的这些肉体机器的精神平庸者，都以同样的方式对形式上一致的、无生命的，也是无创造力的外力做出反应。”

“但我们都是肉体机器，”特斯拉回答说，“碰巧我是一个比其他人敏感得多的机器，我接收到的印象是惰性的，我能理解和解释这些印象。我只是一个比别人更优秀的机器人”他坚持说。

“这是你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区别。特斯拉博士，依我的观点来看，这完全否定了你的理论，”我回答说。“你的敏感完全是随机事件。对于这种随机性的整合过程而言，所有的个体，即我们所有人可能只会仅有一次。而你却可能频繁地不断重复，像你一生所做的那样，并将其上升到展现天才的高度。即使天才的闪现哪怕是间歇性的，也都会称之为天才。天才并没有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显现出来，哪怕是间歇性的，所以在我看来，你的肉体机器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你真的对我坦诚相待，你会告诉我你有过很多的经历，奇怪的经历，你无法解释，不符合你的肉体机器理论，你害怕和任何人讨论，怕他们误解你，也许嘲笑你。但是，你不会觉得这些经历奇怪，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难以理解的，总有一天你会敞开心扉，把你的这些经历告诉我。”

不管怎么说，我对他说了不同意他的话，那天晚上之后，我有一阵子没见到特斯拉。然而，在一些时候，我和他进行了很多电话交谈。我们的讨论似乎改变了他对我的态度。当下一次我见到他时，他向我吐

露了自己的心声：“奥尼尔先生，你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了解我。”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表明我的信念是正确的，即便在那个合成的个体中，隐藏着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斯拉，是超人，特斯拉试图在公众面前假装他是真实的自己。

写此文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特斯拉的“惊人发现”，也不知道他后来学到的一些经验。如果我知道，我就会和他进行更加具体的讨论。

他的推理中明显的缺陷是他错误地认为他用眼睛进行了这种超正常的视觉活动，而这一过程受制于他的大脑。此外，记忆中心的反射活动是停止在视觉中心，而不是像他所认为的那样，通过视神经继续前进到视网膜。

（颜基义草译）